

# 王超凡與生教所

——王超凡將軍逝世十周年作

褚問鵬

## 生教所似高人別墅

王超凡將軍別號季野安徽太平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歷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西安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政工處長及台灣保安司令部台北衛戍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筆者與王超凡將軍的認識，完全是萍水相逢，出於偶然。十八年前，民國四十六年寶島初冬，有如江南的春暮。筆者攜女伴去郊外踏青。忽見一灣流水，幾樹垂楊，掩映着一所很高的建築物。是誰家宅院？或是那一位高人的別墅，心中想着。我們一行三人，就順着道兒往前走。忽然已到大門前，那高敞而現代化的大門額上，刻着：「台灣省立生產教育實驗所。」一行大字。「啊！原來是一個教育機構！」我心上想着，正待轉身離去時，忽見一位穿制服職員模樣的人從裏邊走出，很恭敬地對我們說：

「請進！請進！歡迎！歡迎！」

人家既然如此慇懃邀請，不進去看看，也已經不可能了。於是我和朱，李二位小姐一同入內。進門是一個花園，種着許多花卉，一時也分不出他的類別，祇記得鳳尾樓臨風搖曳，好像在向來賓鞠躬，表示它歡迎的誠意。花園周圍是整潔的柏油路。此路盡頭，有一所矮矮的建築物。

我一抬頭，但見一位穿將級制服的中年軍人站在那兒，很恭敬地說：

「歡迎參觀，請多多指教。」於是把我們導入會客室。同時拿出一本簿子來，請我們簽名。還說：「參觀以後，就請把意見寫在上面。」

我不便翻看簿子，但在前邊的半頁上，却赫然簽着美國百萬人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委員會執行秘書李勃晏先生（Marvin Liebman）的大名及其評語：

「（一）余相信各位現正從事之工作，具有甚大的

重要性。因在吾人擊敗共產主義之後，對於原在共產統治下之羣衆，予以再教育，將屬一鉅大且定必存在之任務。貴所之措施，乃為策定達成此一再教育任務藍圖之肇始，余將以此帶同促醒敝國人士之注意，同時吾人共同對抗共產主義，最後定能獲取完整之勝利，並贏取所有人士之心理歸依於自由。（二）此一仁愛教育方式，就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殘酷洗腦之意義而言，極有價值。非但自由中國需要，收復後之中國大陸需要，所有未來陸續脫離共產主義統治之匈牙利、波蘭……等蘇聯附庸以及蘇聯本區之人民，對此均屬迫切需要。（三）余俟接獲貴所書面詳細之教育有關資料後，決以之首先向敝國之教育界人士廣大研究發展，並進而譯成不同國家文字以廣實施。希貴所能就此予以密切合作。」

李勃曼先生，是一位極富正義感和堅決反共的美國人，這我早已知道。但是他對於再教育的如此重視，却是前所未聞的，而憑那些意見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呢。因此，我竟忘了自己應做的事，呆呆地在望著那簿子出神，瞥見那位中年軍人正在看我，他的眼神告訴我；我的態度，已引起他的注意了。同時，那位引我們進來的職員在一旁介紹道：

「這一位是王超凡將軍，他的本職是台灣警備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本所的主任。」

王主任也將那位職員的姓名告訴我們：

「他是本所的秘書周右武先生。」

至於我呢，名片遞到王主任手中以後，他一看就說：

「久仰！久仰！今天幸會。」



王超凡將軍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留校任少校訓育股長時留影。

我以為那是普通的應酬辭令，並沒有把他放在心上。直到後來，才知道王主任確實早已知道我的為人，又加上我的許多舊同事都和他熟識，因此，我的一切，王主任是早已瞭如指掌的了。誰知我孤陋寡聞，不但不知有「生教所」這一機構，就連王超凡三字也還是第一次聽見，我的無知，該是何等地可笑！

但事實不容我有籌思的餘地，因為王超凡將軍正在滔滔不絕地為我們講說這個「生教所」創立的經過，他說：

「總統蔣公，爲了不忍誤入歧途的男女知識青年們，永遠迷失了自己，於是依照我國儒家『變化氣質』的理論，命令有關單位，於民國四十三年間創辦了本所，并指派本人負責。不過昔賢們雖已有了理論，可是像這樣大規模的設立機構從事，則還是一種創舉。即在歐美各國，也還沒有先例可循，所以我們不能不在研究中求發展。」他說着，遞給我一份文件。

我接過一看，原來是一篇碑記的油印本。敘述生教所的創立經過，及其所負的使命和願望等等。用的是古文筆法，頗見蒼樸。所遺憾的是前後筆調不相同，失掉了一氣呵成的風格。

王將軍立刻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補充道：

「這是經過好幾個人修正的。閣下對此有什麼意見嗎？」

我與王將軍初見，怎好批評人家已經

刻石的文字呢？其實這篇碑記，大體還算工穩，祇爲了是集體創作，不免顯得有點不大統一罷了。我心上雖如此想，嘴上却不便說出，祇是世故地稱讚了幾句。

可是王將軍並沒有相信我的世故之談，順手取了一張送給我道：

「請不必客氣，有意見希望告訴我。」

我看出；王將軍求好心切，求知欲也很強，但人家已經勒石的文字，豈容我這個萍水相逢的人多所表示？於是避重就輕地回答：

「原文一定不會訛，祇是油印時漏掉了一、二個字。」我邊說邊將漏鈔和鈔訛之字加以添改。

王將軍望着我，露出了既驚異又高興的神色。問我住在那裏，現在何處工作？

我照實對他說了。他很仔細地把我的住址抄在他懷中的手冊上以後，又繼續他的談鋒，從生教所的規模講起，并起身帶我們往全所參觀。

### 重視人才仗義勇為

一列一列的建築物，每一列自成一個單位，教育和食宿都在此一範圍以內。一個單位稱一個班。共計有四個單位相隔不遠，計分第一、二、三、四四個班，這是男生們的世界。班與班之間的空地上都種了花木。遙遙一望簡直像個大花園呢，論美觀，似乎任何學府都有點比不上。迤南則爲第五班，那是女生班，有圍牆在四周間隔着，以保安全。在當初設計這一教育機構時，許多主要的藍圖，都出自王將軍的手繪。不遠處，有一

座很高大的建築物。迎面牆上，嵌着一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刻着生教所成立的經過，大理石顏色如玉，繫上了金色的字，更加顯得起眼，正和上邊橫額的「中正堂」三字相同。我們進入裏邊，見廳堂高大寬敞，大約可容千人左右。靠東首有一座高台，垂着紫色絲絨的幃幕，上下兩端，還繡着金色的圖案。台的前方有一張桌子，平時集會，是講演者放置書物的地方。若遇晚會及有節目演出時，便將講桌移去，成爲一座標準的舞臺了。這樣美侖美奐的大禮堂，全台灣還沒有幾



青年救國團代表蒞臨生教所參觀，領隊李煥先生向王超凡將軍致贈錦旗。

處。想不到在此一特種教育的機構中，竟能看到這樣的設備。我正在暗暗驚奇時，王將軍已在催我們道：

「現在我們去看他們織布去。」  
出了中正堂，往東不遠處，有一排廠房。機聲軋軋地響着。

「這裏是男生們學習織布的地方。」王將軍說着就走進去，含笑對那些織工們道：  
「諸位同學辛苦，不要招呼，你們照常工作好了。」

其時有一位領班模樣的學生，擠過來向王將軍敬禮。王將軍含笑和他握手，并連說：

「張同學辛苦！辛苦！」

那布機有節拍的音響，聽來非常悅耳，彷彿變成一種樂曲，他的歌詞似乎是「生產報國」和「精誠團結」等等。

我們就在這樣的音樂聲中，走出了織布廠。

王將軍指着菜圃盡頭的一排房子道：

「那裏是印刷廠，再過去就是第五班了。」

我瞥見同來女伴已有倦容，況且王將軍的時問很寶貴，我們不能儘着打擾他了。便回答：

「今天得到很多啓示，我們十分感謝。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以後有機會再來拜訪吧。」

王將軍也不強留。但說：

「改天我專誠拜候就是。」

我知道這是應酬話。便唯唯告退，和同伴們回到了台北。

第二天，我正在井邊洗菜，預備弄中飯時。忽聽同住的沈太太叫我：

「有人來看你！」

我撇着兩隻濕手，回頭一看，啊！是王超凡將軍！他真的來了。挾着公文包。

我窘得什麼似的；穿着舊布衫，繫了圍裙，那一份狼狽就不用提了。但也祇好說：

「請屋裏坐。」於是一邊在圍裙上擦手，一邊聽王將軍談政治的道理。他一面喝着我遞給他的茶，一面慢慢地說道：

「古人說：有容乃大。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人，度量要大，要深。浮淺和狹小，都是政治工作的大敵。而我國古代的儒家學說，大半是政治哲學。閣下既會飽讀古書，對於儒家的經世之學，必有甚深的研究。恕我不再班門弄斧了。」他略略歇了一歇又說：

「如今的共匪，最毒辣的手段是麻醉青年，使青年們爲他利用。所以我們要在思想上爭取青年，讓他（她）們迷途知返。同時教他們學得一技之長，將來結訓離所以後，可以各展所長，協助政府，建設民生主義的康樂社會。藉以增進對共匪作戰的力量。一般稱爲感化教育，又稱爲改造教育。其實這是一種心理作戰的前哨，我們的任務是十分重大的，而且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萬一我們這史無前例的工作失敗了，不但使全世界愛好自由的反共盟友們失望，我們中國人又拿什麼來報答我們的先聖先賢，完成反共復國的大業呢？不過這些事，做起來却不簡單，真是千頭萬緒。因此，很希望你能够到生教所來做事，讓我們來共同完成這個使命吧。」

兜了半天圈子，王將軍終于說明了他的來意

。使我詫異的是，我與他素昧生平，他又從何知道我的能力。不免叫人感到納悶。便順口答：

「祇怕我的能力不够，有負王主任的期望。況且我因倉皇逃難，證件盡失，不能銓敘。如今在書店擔任編輯，是不需要證件的，自然書店的工作并不理想。」

王將軍看着我那一榻一桌的簡陋陳設時，他若有所感地似乎有許多話想說。終於什麼話也沒有說，祇是嘆了口氣，就告辭而去。走到門口時，忽然又回轉身來對我說：



王超凡（右）陪同菲律賓賓記者（右二）參觀生教所。

「等我去和辦人事的同仁們研究研究，看看有什麼補救的辦法沒有。」

「謝謝王主任的好意，這些年，我也已經安於這樣的生活了，還是不必……」我本想說：「還是不必再去碰釘子吧。」但話到口邊，却改成了：「麻煩」兩字。

王將軍搖手道：「這不是私事而是公事，讓人才埋沒是國家的損失，我是一定要去進行的，你不必管就是了。」

我一向渾身傲骨，不受人憐，聽了王將軍的這番言語，心上激動，本想再說幾句為自己表白，王將軍的汽車却已經去得遠了。

### 感激知遇力疾從公

一連幾天，王超凡將軍沒有來，我已把他的話忘了。依然在做我的編輯工作。

忽一日，王將軍欣然再來。從皮包中拿出一件公文給我，是國防部副官局長署名的復文；證明：「陸軍第十八軍司令部中校秘書。第三路軍總指揮部上校秘書。軍委會委員長行轅參謀長辦公廳秘書。武漢警備司令部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女生大隊上校訓育主任。以上五項，核與老歷相符。至於借行月刊編輯主任，及軍委會政治部其他職務，則無老歷可查。」

王將軍說：「沒有老歷的職務記載，如請當年的主官出具證明，亦有相同的效果。」

我向王將軍道謝，同時把副官局的覆文還給他。我說：「要不虧您的面子，誰又肯替我去翻那塵封的檔案呢？」

「那麼，你就去生教所幫我的忙可以嗎？」

「祇要能夠和書局解除合約以後，我一定前去效勞就是，不過我的能力是否勝任呢？」

「笑話了！你做過那麼許多大事，還就心這個嗎？我怕的是牛刀割雞，太委屈了你咧！」

「如今是非常時期，祇求於復國建國，能夠有所助益，個人的名位，又算得什麼呢！」

「一言為定！」王將軍和我握手道別，欣然去了。

正好羅卓英將軍來台北公幹。我去晉謁，順便請他為我出具證明。羅將軍一口答應道：

「這是義不容辭的。證明有一定的格式。我弄好了寄給你就是。」

三言兩語，便辭去了書局編輯的職務。王超凡將軍已親自來接。我便收拾好一點簡單的行李，辭別了鄰居們上車而去。已經快到板橋時，我方想起了帳頂的藤圈沒有帶來。超公說：「鄉下買不到東西，蚊子又多，趕快回去拿，要不然今天晚上怎麼辦呢？」說畢，就命司機掉頭，再回中和鄉。我滿含歉意地拿着帳頂回到車上。心上感到溫暖，我又遇到了一位充滿人情味的好主官了。

幾乎是全所的同仁，都被王將軍找到辦公廳來歡迎我這個新到的第五班主任，兼生教月刊的總編輯。那天，超公的興致很高，對我的期望更是非常殷切。使我有如負石磨的感覺。原因是我雖帶領過羣衆，目前的幾十名女生，應該不成問題。但這個特種教育的機構，我還是初次參加，決不能掉以輕心的。何況還有生教月刊的編務，